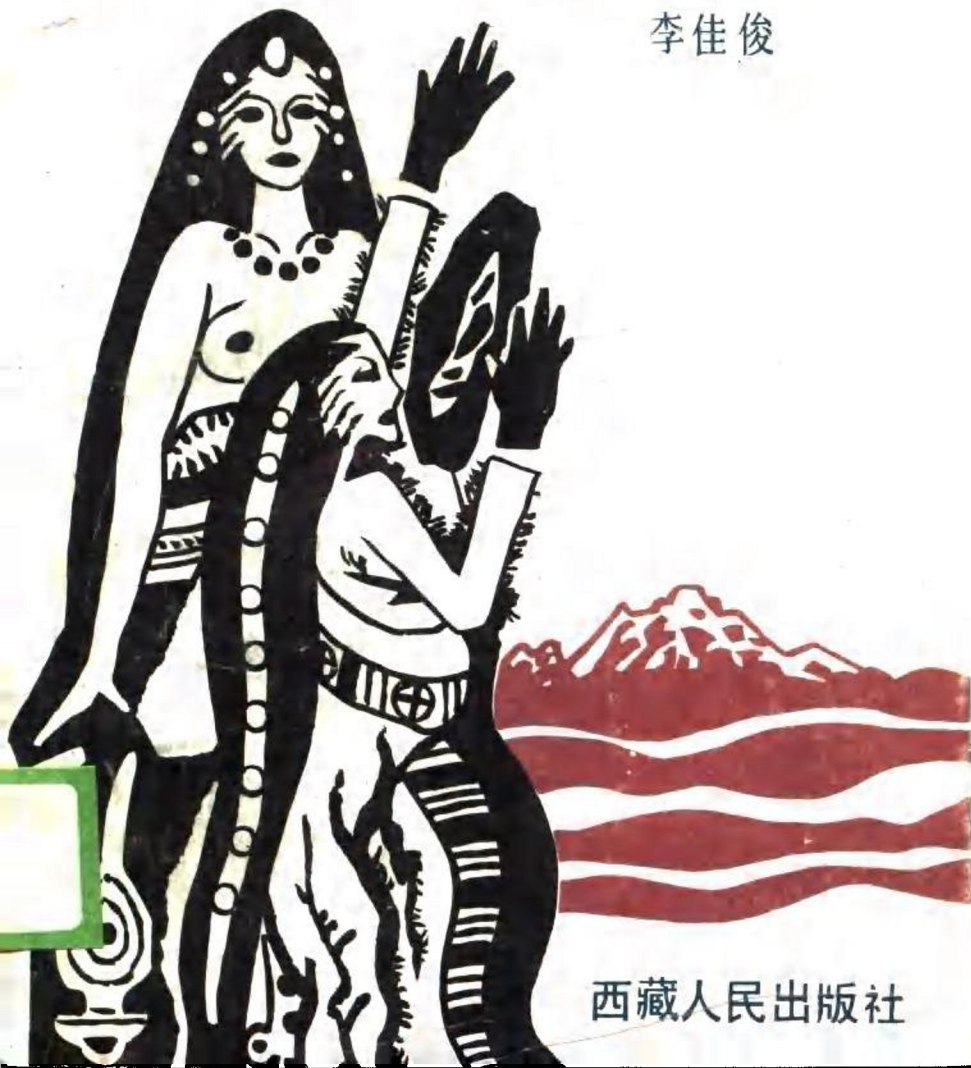


文学,民族的形象

李佳俊



西藏人民出版社

文学，民族的形象

李佳俊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拉萨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32开 印张：14.75 字数：250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西藏第1次印刷

ISBN7-223-00294-8/I·42

印数：01—3,500 定价2.50元

题 辞

藏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整理和研究这份文化遗产,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完成这项任务,有待于藏族和兄弟民族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李佳俊同志是一位汉族知识分子,进藏二十余年,热爱西藏和西藏人民,醉心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成绩显著,十分难能可贵。《文学,民族的形象》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藏汉民族团结的体现。我为此感到格外高兴,特此向作者表示谢意和祝贺!

丹 增

1988年4月13日

目 录

题 辞

丹 增

脚踏实地，大胆开拓（代序）

李 维 伦

论新时期十年的藏族地区文学

——兼及五十年代藏族地区文学……………（ 8 ）

在改革和开放中更新文学观念……………（ 33 ）

当代西部文化的困惑和沉思

——关于建立中国现代O字文化圈的构想……………（ 50 ）

论文艺作品的民族特色……………（ 70 ）

树立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关于《他，留在了这片土壤中》

及其评论之我见……………（ 98 ）

崇高孕育于平凡之中

——谈《我们播种爱情》的新人形象的塑造…（ 117 ）

论汪承栋的诗歌创作……………（ 132 ）

格桑花开照眼明

——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 169 ）

从米拉日巴到德吉桑姆

——谈意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随感	(183)
现实主义给他灵感和力量	
——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人物浅析	(192)
《三等世家之子》的思想和艺术	(199)
西藏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新开拓	
——论周艳炀的童话诗	(206)
民族化和现代化	
——谈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	(221)
她在高原上寻找自己	
——论马丽华的诗创作	(236)
我爱《小木屋》	(257)
故乡·民族·祖国	
——读《藏族诗歌作者专辑》	(267)
战士的情怀和诗人的个性	
——谈杨晓敏的组诗《巡逻在世界屋脊上》	(277)
星辰，在军营上冉冉升起	
——西藏军事文学的现实和展望	(285)
生活的描写和文学的思考	
——读《拉萨河女神》断想录	(299)
诗人，寻找你的位置	
——浅析摩萨的诗探索	(306)
面对着一片神秘的土地	
——为秦文玉的报告文学集《神歌》作序	(320)

藏族古代的现实主义杰作

——初论策仁旺杰的长篇小说《旋努达美》… (339)

从藏族传统文学中闯出一条新路

——二论策仁旺杰的长篇小说《旋努达美》… (365)

埋藏在高原上的一颗文学明珠

——漫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 (392)

孔雀公主型民间故事的起源和发展…………… (402)

民族团结的热情颂歌

——长篇寓言《猴鸟的故事》初探…………… (423)

一本丰富真实的藏族民间故事书

——简评《西藏民间故事》…………… (437)

怎能忘，那硝烟弥漫的岁月

——向我区青小年推荐杨苏的的长篇小说

《藏民飞骑》…………… (313)

把世界名剧推上高原舞台

——藏语话剧《柔蜜欧与幽丽叶》观后…………… (447)

历史的悲剧 艺术的花雨

——喜看藏语话剧《意翁玛》…………… (452)

云南飞来的吉祥

——舞剧《孔雀公主》观后…………… (459)

后 记

脚踏实地，大胆开拓

——为李佳俊的《文学，民族的形象》作序

李 维 伦

我很乐意向读者推荐这本文艺评论选集。它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阐述了藏族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探索了它艰辛曲折而又令人神往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跟踪当代西藏文学的运动轨迹，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李佳俊是西藏有影响的评论家之一，在我国文艺研究一个鲜为人瞩目的学术领域里耕耘十个春秋，进行了大胆和有成效的开拓。

我和李佳俊共事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但阅读他的文章却已经很久了。先知其文后识其人，更相信“文如其人”。他一九六〇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同年进藏，先搞新闻工作，后从事文艺创作，八十年代转向文艺评论。当然都是服从组织调动，可能会被当今的某些人戏称

为“奴隶主义”。可喜的是他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虚度年华，不人云亦云，在耕耘过的土地上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新闻记者，他主动去最高寒的阿里地区驻站三年，还步行到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墨脱县采访，至今为同行所称道；搞文艺工作，他写过诗歌、话剧，出版了散文集《西藏游记》；在西藏文联和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期间，更与文艺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前年一度有过调回四川的念头，已联系好了较适合的单位，但耐不住对高原的深情，又毅然留了下来。“知识、事业和情感把我的魂魄紧紧系在西藏的大地上了”。他这样告诉我，娓娓讲起那段决定着他后半辈子生活道路的激烈内心冲突，更增进了我对李佳俊及其文字的理解。事业上的执着追求，科学的求实精神，对边疆人民炽热的爱三者集于一身，给这位身体瘦弱的知识分子以内在的活力，使他二十余年的高原生活变得充实，也孕育出了这本专门论述西藏文艺的评论选集。这是一本用知识、深情、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书。

收进《文学，民族的形象》中的文章都是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撰写和发表的。新时期十年，是我国理论工作最活跃和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要努力冲破长期“左”的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一方面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干扰。佳俊的文艺评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不把经典作家的

个别词句奉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一切从民族地区文艺创作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在许多重大的民族文艺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开拓。他主张反映论和表现论的统一，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吸取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他主张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少数民族文艺应当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广泛借鉴和吸取兄弟民族乃至外国的文学艺术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在改革和开放中建设新时代的民族文艺。他主张本民族作家和兄弟民族作家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既高度赞扬少数民族作家由于本民族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的修养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天然优势，又充分肯定汉族作家对高原生活的新颖感和对当代文艺思潮迅速反馈的能力，相互学习有利于组建一支以藏族作家为主体的多民族作家团结合作的文学队伍。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当一九八四年极左文艺思想一度泛起的时候，李佳俊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大无畏精神发表了论文《树立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针对个别同志对报告文学《他，留在了这片土壤中》的简单化批评，进行了入情入理的辩驳。热情称赞报告文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却不掩饰作品中的细小失误；指出批评者评论思想、评论方法的错误，却避免使用过激的词语；对青年女作家龚巧明的革命热情及其生活波折给创作带来的影响，分析得情深意长。龚巧明读了以后，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一篇评论保护了作家的创作

热情，澄清了社会上的某些混乱，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威力。

李佳俊在研究方法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文艺进行多侧面的、立体的审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他的志趣当然在文艺，具体地说，是西藏的文艺，西藏当代的文艺。但是文艺从来不可能独立地存在和发展，总要受到社会、历史、自然、文化等等许多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文艺的特殊性，正是由民族地区这诸多因素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弄清楚诸多因素与文艺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最终把握住藏族文艺的特质及其流向。有鉴于此，李佳俊扩大视野，对藏族文艺的历史渊源，文艺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关系，藏族与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对文艺的影响，民族文化心态，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冲击，等等，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在某些领域表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本书收进了几篇论述藏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文章，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目。但李佳俊告诉我，他考察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还在更深刻地认识藏族当代的文学，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总是相互渗透、互相促进的。从横向的联系上，李佳俊敏感地捕捉到古代印度文学随着佛教传入给藏族文学带来的生机，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学也通过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文学的发展，进而使

人们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外来文化对民族古老文化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科学地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正是振兴民族文化并使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极好契机。他在很多论文中都强调文艺和生活的关系，认为决定文艺作品民族特色的关键环节在真实地表现民族生活，特别是民族的经济生活、宗教生活，民族风情和心理素质。正是通过对民族文艺进行纵横交织的多侧面考察，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文学，归根结蒂在塑造一个民族的形象”。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们尽可以根据各自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趣味去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把路子走得更宽一些。但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一个时代的文学得失，总还是要有一个作家和读者都能接受的客观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要看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正确地、立体地塑造出了一个民族的形象。

文学评论是文艺学中的实用科学，别林斯基称为“运动中的美学”。它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却重在研究和解决文艺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引导文学创作的繁荣兴旺和健康发展。文艺评论和文艺建设密不可分。不同时代和不同观点的评论家，其心目中的文艺常常大相径庭；在“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下，更给文艺创作带来混乱和迷惘，是我们必须深刻吸取的教训。我感到欣喜的是，佳俊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把文艺的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融汇贯通，相互统一，尽可能减少文艺评论中的偏颇。这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求实精神，发展和振兴民族文艺的真诚愿望，对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理解和友情。李佳俊经过对高原文艺历史和现状十年的艰苦探索，提出了一个建立西藏社会主义新文艺格局的大胆设想。这个设想，在他一九八七年底为《西藏日报》撰写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在提倡创作题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服务对象多样化的同时，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拨响民族和时代的主旋律，建立一个既有主旋律又有多种音乐交响的多元化、多功能、多层次、多色彩的新文艺格局。“这将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民族文艺，是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文艺，是改革和开放的文艺。”（《改革呼唤文艺，文艺需要改革》）佳俊的新文艺格局设想当然还有待于接受创作实践的检验，表述的也未必尽善尽美，但从总体来说，是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所乐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现实，也富于理想，套用一句文学术语，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我们的文艺评论家不能满足于文艺现象的客观描绘，而必须服从于对文艺创作灿烂前景的追求。如果评论家的美好理想来源于对文艺现实及其流向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就能变成文艺创作的物质力量，推动文艺的繁荣兴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评论的作用不可低估。

新时期十年，西藏文艺创作从“左”的思想桎梏中解

放出来，人才辈出，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近两年来，似乎处于某种相对的徘徊状态，人们期待着大的突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文艺评论薄弱，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不多，致使思想不够活跃，缺乏引导，也少了一点后劲。我们要尽快建立起一支与繁荣创作相适应的文艺评论队伍，造成一个研究本地区、本民族当代文艺的浓厚气氛和生动局面。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就当代西藏复杂纷纭的文艺现象及其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探讨。凡是有代表性的文艺家及其作品，都应当有评论文章见诸报刊，实事求是地分析创作的得失。我们有信心、有勇气，通过宏观和微观的文艺研究，逐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艺理论体系。

李佳俊的文艺评论选集值得一读。他在我区文艺评论队伍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所走的路子对有志于民族文艺研究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启迪的意义。通过这个小册子，我们重温十年来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更增强了开创文艺新局面的信心；对关心和研究边疆民族地区文艺的专家学者也将大有裨益。为促进我国“四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党中央向我们提出了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任务。愿我们共同努力，认清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个现时代的大趋势，脚踏实地、大胆开拓，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论新时期十年的藏族地区文学

—兼及五十年代藏族地区文学

藏族地区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它与腹心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新时期十年文学有相同之处：一起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左”的政治气氛中解放出来，同样受到包括西方现代派等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在波澜起伏中得到繁荣和发展。但是它的发展方式和表现形态却很不一样。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和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审美习惯，使这里的文学发展既艰辛曲折，又不时表现出令人震惊的魅力，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本文试图对十年来的藏族地区文学做一次浮浅的研究，抛砖引玉，希冀唤起专家们深入探讨的兴趣。

—

在正式论述我选择的课题之前，有必要首先谈谈目前

藏族地区文学界关于“藏族文学”概念的讨论。笔者无意参与这场持续五、六年至今尚无结果的学术争鸣。但一个在历史上本来很明晰的概念，到八十年代竟出现了理解上的分歧，说明当代藏族地区文学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探索这种变化的由来、意义及其流向，倒十分耐人寻味，正是与本文旨意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

关于“藏族文学”含义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指藏族作家用藏文创作的表现藏族地区生活的文学作品；二，指藏族作家创作的表现藏族地区生活的文学作品；三，指表现藏族地区生活的文学作品。依上述排列顺序“藏族文学”的内涵逐次缩小，而外延则不断扩大，在古代或今天研究古代的文学现象，人们对“藏族文学”的认识会是统一的。那时，一个民族地区的文学只有本民族作家用本民族文字——如果这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其审美对象一般也离不开本民族的山河和人民。而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建立和发展着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随着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对内地、对国外两个开放，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作家的生活领域和创作视野常常超越所属民族的界限。各民族作家审美对象互相交叉，同时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进行创作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无疑有利于各民族的文学交流，有利于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文

学的兴旺和发展。至于非藏族作家和藏族作家用汉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是否属于“藏族文学”的范畴,确实需要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但显然不是短时期内解决得了的。

为了摆脱因对“藏族文学”内涵的不同理解所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困惑,本文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藏族地区文学。正如词语明确标示的,它包括了所有生活在藏族地区的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以他们所接触的自然、社会和人民为审美对象,使用他们认为方便的文字所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藏族地区文学”的外延比较大,包括了上述三种意见的“藏族文学”。两个词语在逻辑上为相互从属的相容概念,至于二者的外延在多大的范围重叠,则取决于各自对“藏族文学”内涵的理新。“藏族地区文学”是把文学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综合起来,对当代藏族地区实际存在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考察。

无疑,这是一个当代文学概念。在古代,藏族地区的文学实际上就是藏族文学。藏族地区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和藏族地区建立民主政权以后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九五〇年起,藏族地区文学就存在着,活动着,发展着,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光辉的历程,虽然道路是艰辛而又曲折的。

三十余年来,藏族地区文学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叶,属于社会主义文学开创

期和创业期，出现了一批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和作品。虽说作品数量不及后来的丰富，表现手法不及后来的多样，灵活，却在高原上第一次显示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强大生命力。第二个高潮起于一九七七年，八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它在“文革”十年沉寂之后，恢复和发展了第一个高潮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批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作家队伍，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相继登上文坛，给藏族地区文学带来朝气蓬勃的可喜局面。题材广泛拓展，表现手法不拘一格，使高原文苑分外灿烂多姿。虽然目前产生的作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尚不能与五十年代相比，但作家群厚实的民族文化根底，对外来文化的吸取、借鉴和艺术探索的勇敢精神，表明第二个高潮的文学走上了一条更加宽广的创作道路，预示民族新史诗的必然诞生。

从总体上看，藏族地区文学的两个高潮，即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学都是对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只是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第一个高潮时期出现过与民族文化的某些断裂，第二个高潮时期重视了对长期文化裂痕的粘合。两个高潮都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多样，由狭窄到宽广的认识过程。第二个高潮是对第一个高潮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弥合。从美学的意义上说，第二个高潮更接近文学的本质。